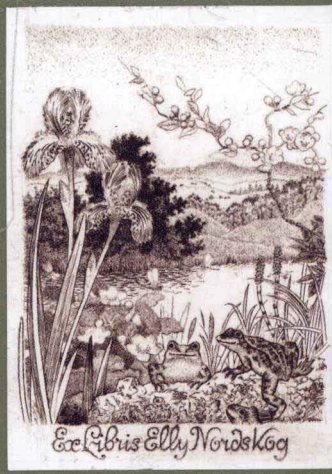


OXFORD



董桥
英华沉浮录

②

海豚出版社

英华沉浮录 二

董桥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华沉浮录 二 / 董桥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0-0810-7
I. ①英… II. ①董…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319号
封面题字: 董桥

总策划: 林道群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朱璐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真: 010-68998879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10.625
字数: 110千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810-7
定价: 45.00元

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 © 海豚出版社 2012

目 录

- 1 “浪子和尚耳！”
- 5 语言学家写《劝菜》
- 9 温庭筠的美人在做什么？
- 13 “两株枣树的况味”
- 17 夜阑书房丛话
- 21 文字因“受众”而变
- 25 悼念没有风景的书店
- 29 “国王死了，王妃也死了”
- 33 喝了饮料漫天艳阳
- 37 董先生，该读几本闲书了
- 41 “纯呆的境界”
- 45 《宋家皇朝》随读随钞
- 49 读《知识分子的乳房》
- 53 无聊读书杂录
- 57 文章四忌四取

61	说话的艺术
65	杏花春雨科学
69	托尔斯泰的淋病
73	为红袖文化招魂
77	小资产阶级游园遗梦
81	鬓云中的学术
85	刘再复的赤脚兰花
89	“为建华世兄厚勉之”
93	毛孟静在乎，我也在乎
97	“我怎么能早说呢？”
101	读书人的礼数
105	连周南也称赞饶教授
109	一部新编的钱锺书散文
113	Quotable Quotes
117	未能忘情说辈分
121	《陋室铭》是谁写的？
125	胡同的名字叫百花深处
129	想起《水浒》里的粉子

- 133 “井里，一直有水”
- 137 句句道着今日事
- 141 《中国文学史》的风波
- 145 花瓣都睡着了
- 149 文章靠别人补遗
- 153 夏志清改张爱玲的英文
- 157 红了文化，绿了文明
- 161 等待追忆
- 165 历史原该是喜剧
- 169 还是蓝袜子可爱
- 173 半中半西斋杂记
- 177 是练习曲，没别的
- 181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 185 读陈布雷的联想
- 189 信，是有缘的
- 193 和尚头顶不烫香疤
- 197 一肚皮不合时宜
- 201 百花里浮想

- 205 种豆得瓜
- 209 故园那株白玉兰
- 213 姓董的
- 217 阅微志异
- 221 点亮案头一盏明灯
- 225 二十八袋面粉的惆怅
- 229 但愿千家万户都养花
- 233 一捧雪
- 237 *Regarding Henry* 的联想
- 241 偏偏要脱节的
- 245 我们看电影去！
- 249 读金性尧史评漫兴
- 253 杜德桥这位英国教授
- 257 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
- 261 留住沙龙的落地长窗
- 265 狐媚偏能哄人
- 269 石头里的《燕山诗话》
- 273 竹林的精神面貌

- 277 博览一夜书
- 281 “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
- 285 纸上美女与街上卫玠
- 289 追忆香烟缭绕的三保洞
- 293 “老先生高论极是！”
- 297 重访万竹楼
- 301 答忆园主人
- 305 额上大书：“招租”
- 309 “吴晗这个人怎么样？”
- 313 送孩子去上学深造
- 317 爱闲说
- 322 给《雅舍小品》增肥
- 326 《英华沉浮录》跋语

“浪子和尚耳！”

(一)

徐咏璇说我偏心，批评政府或高官文章毫不客气，《明报》记者错了只轻轻指出，不加苛责。我说，《明报》中人大半是我的旧同事，我想我难免是有点偏心了。其实，我对好多我尊敬或喜欢的人也偏心，甚至政府部门、政府高官，我也未必都对之毫不客气，有些还是批评得比较婉转的。写文章不能理性到底，真性情还是要露一露，不然文章不好看。我当然知道我写《英华沉浮录》这样的专栏应该尽量持平，尽量敦厚，可惜不是常常做得到，只好节制火气，一篇为限，要说的全说了，不再纠缠。

宋朝和尚惠洪有一首题为《上元宿百丈》的七律：“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篝灯映薄纱。

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在梅花。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京华”。王安石的女儿读了骂道：“浪子和尚耳！”意思是说，出家人居然还忘不了少年韵事，惦着软红，惦着香雾，不是好东西。和尚的心也是肉做的，古佛青灯生涯寂寥，偶然怀念旧日的温香软玉，说了真话，竟显得不规矩了。

(二)

做一天和尚必须敲一天钟，王家小姐骂得也不无道理。和尚写诗，自以清清淡淡的白菜豆腐为得体。虚谷的画绝无烟火气，弘一的字绝无市井味，看似轻易，其实大难。我留意他们的作品好多年，深觉其好，却说不出为什么好。有一天，我读到 Kenneth Davis 写美国大律师 Clarence Darrow 的一段文字，恍然大悟。他说，这位大律师上庭，只要法庭准许抽烟，每到主控官滔滔陈词的时

候，他总是燃点一枝雪茄，抽两口，一边聆听一边让雪茄的烟灰越烧越长，不去掸它。于是，陪审团个个屏息盯着那枝雪茄，等着看那一截烟灰什么时候掉下来，谁都不理主控官在说什么了。Darrow 常常是这样打赢官司的。其实他只顾一心营造两种境界：“静”与“悬”。以静制动，以悬了断。虚谷的画和弘一的字正是以这两样境界发人浑忘画外字外的尘俗。

(三)

文章也有这样的风景，周作人做得到；我不够老，学不来。徐咏璇说：“光是天天取笑学生语文水平差，没用。不如想想办法——譬如由我们的传媒做起，先收拾好自己。”我也这样想。“收拾”的办法是学一点老式的基本功去磨练新的语文。我在《沉浮录》第四卷《留住文字的绿意》序文里说：“时代要有生机，语文要有新意，否则山水人

文转眼都老得优雅不起来了。在文化意识上，我很怀旧，却也不甘心放纵自己化为故纸堆中的书蠹。我只希望在安装了空调设备的现代书房里，依然会有一盏传统的明灯照亮我的原稿纸和打字机。新和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多少前朝旧宅的深深庭院里，处处是花叶掩映的古树。房子和树是老的；花和叶是新的。”

这也许是我的另一种偏心：惠洪和尚的恋旧心态。

（1997年3月20日）

语言学家写《劝菜》

(一)

有一些题材很想写，想了好几次都写不成。不是不敢写，是没有把握写得好。最近读到中国大陆瓜田写的《王了一的幽默：渊博学者的睿智戏笔》，有意思。王了一是王力，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学教材《古代汉语》的主编。我拉拉杂杂读过王老先生不少书和文章，瓜田文中所引四十年代写的《劝菜》一篇却没有读过。瓜田虽只引了片断，竟也妙不可言了。王力说：“劝菜的风俗处处皆有，但是素来著名的礼让之乡如江浙一带尤为盛行。男人劝得马虎些，夹了菜放在你碟子里就算了；妇女界最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照例是主人劝客人；但是，主人劝开了头之后，凡自认为主人的至

亲好友，都可以代主人来劝客。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

(二)

我向来主张用筷子吃饭必须严格划清界限，授受不亲，免得相濡以沫，一餐饭跟太多人法式亲嘴，曲终人散之后，徒生失节之恨！我这份恐惧感与生俱来，明明知道有违中国文化的和气精神，毕竟始终英勇不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当然更不知道该怎么宣诸笔墨，生怕亵渎了世代相传的美德。没想到王老先生替我写了，读来仿佛他乡遇故知，不亦快哉！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尽管有人主张分食，同时也有人故意使它和到不能再和。譬如新上来的一碗汤，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匀；新上来的一盘菜，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至于劝

菜，就更顾不了许多，一件山珍海味，周游列国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将来科学更加昌明，也许有一种显微镜，让咱们看见酒席上病菌由津液传播的详细状况。”坦白说，我情愿不长见识，不去开这个眼界了。

(三)

王力笔下的好戏还在后头：“我未坐席就留意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唾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碟子里。”这一来，王老先生没有理由不慷慨就义了，陪着笑脸吞下那一块变了味的炒山鸡片。

“我承认我这种脾气根本就不适宜在中国社会里交际。然而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劝菜是

一种美德。‘有杀身以成仁’，牺牲一点儿卫生戒条来成全一种美德，还不是应该的吗？”他说。我试过努力说服我自己，到头来依然不能接受王力下的这个结论：我决定不去继承那样的国粹，坚决主张替国粹整容，饭桌上备公筷和调羹拿菜劝菜，用勺子汤瓢舀汤敬客。但是我还是觉得王老先生这篇小品写得实在好。他们那一代文人都练得一手绝艺，一枝椽笔在文字的堂奥上“冲进冲出”，不沾一丝蜘蛛网，永远干净潇洒，像《雅舍小品》。

（1997年3月26日）

温庭筠的美人在做什么？

(一)

温庭筠《菩萨蛮》一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的“小山”引起几位前辈学人不同的解释，黄裳先生判为“千古之惑”。我去年写了一篇《嚼杨木，梦小山》，缕述各家看法，说明中文实难。《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说“小山”是“枕屏上所画之景”，屏上金碧山水日久剥落，以致“金明灭”。夏承焘谓唐明皇造女子画眉的十种式样，“小山”是其一。俞平伯驳之曰：“眉山不得云重叠”。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此句咏妇女发间金背小梳，几把“小山”插在发髻上，露出半月形梳背，重叠闪烁。谷林和黄裳都认为沈说可信，只是谷林担心词中到第三句才写“懒起画娥眉”，难道满头小梳就枕，一